

在路上搭讪

吴超

我喜欢骑自行车在乡下闲逛，可以随时停下来欣赏身边的风景，青山绿水、蓝天白云、花花草草在眼前不断切换，那种乐趣真的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。

沿途的村庄有不同年龄的人，有溜弯的，有摘菜的，有洗衣洗菜的，有锄草的；碰见有“谈白”的，我也把车停着，“自来熟”地加入其中。

有一位老奶奶，穿着带有“银行”字样的格子围裙，我开玩笑说，奶奶你肯定有钱，围裙上都有“银行”。她说，有个屁钱，儿子、孙子给钱，老头子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，过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我问：是你不让老头子打牌抽烟喝酒吧？她说，我们在一起六十六年了，平时都是叫“你爹爹”“你奶奶”。正说着，老头手拿小挖锄走过来，说，这小老奶奶坏得很，说我什么坏话？我说没有，她在夸你们的甜蜜生活呢。那就好，我一表人才，本来是白面书生的小伙子，一生就被这小老奶奶给废了。老奶奶说，我比你差不了好多，就是个矮点呗，家里的活你从来不问，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嫁到你家，把你生俩儿俩女，你还知足？

挥手告别时，老头还开玩笑的说了句：小伙子哪天再来，在我家吃饭，看看这小奶奶烧饭手艺怎么样。我回答说，好的，我带酒来，我们爷俩喝一杯。老头子说，不能喝，喝了酒，小老奶奶晚上不让我上床，我这一生就怕她不要我上床。我开玩笑说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不让上床就不上床呗。老头子说，这小老奶奶是个怪东西，她再怎么生气，我一上她床她就一点事没有，六十六年没分开过，她也沒回过娘家住过一晚上，就是她父母生病，她去

护理到半夜还要回来，缠着我都烦死了。老奶奶说，还烦死了？还不是怕你孤单！你离开我，饭都搞不上嘴，冬天睡觉脚冷，把你脚抱着时咋没听见你说烦死着？

往前骑了一段路，路边停了一部宝马SUV，塘边有一位钓者，钓鱼工具齐全，我的好奇心发作，停车来到钓者身边，心想开宝马来钓鱼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抽出一根“华子”，叫了声：大哥，抽烟吗？他哈哈了，接过我的烟，很自然地掏出打火机。

他比我大一岁，1959年生人，属猪。我说好属相，他看看我没有说话，我赶紧解释，猪全身都是宝，他又看看我，口若悬河。

他唉了一声，说人生不可能一番风顺，小时家穷，没读多少书，认到几个稻箩大的字，赶上打工潮，带着“烧锅的”外出打工，挣了几个辛苦钱后，开始赌博输个尽光，“烧锅的”一气之下要离婚，把我吓慌了架子，跪着保证不赌了。烧锅的要跑了，那两个孩子怎么办？他递给我一根烟，相互客套几句，又说，“我在大连搞水场养殖的朋友，看我这种情况，带我合伙搞海鲜养殖，这下有救了，我学潜水，学各种海产品养殖技术，二十多年下来，也挣了不少钱，但经常一天潜水几个小时，落下了风湿病，现在孩子都已成家，不用我操心，我狠心不干，回家养老。现在不赌博，光钓鱼、旅游。

他手指向前方的小岛说，人还不如鸟，自由自在。抬头一看，小岛上几百只大鸟，我说，怪不得大哥在这里钓鱼，原来是百鸟朝凤，人、鸟、鱼共欢啊！



临窗 张健 摄

无可退藏

黄丹丹

我盯着手机，电话挂断后，手机屏幕黑了。仿佛那是一个深渊，是阻隔我与孩子的深渊。

3月20日以来，我和孩子只能以电话联系。她可以联系我，我无法联系她。她在学校，可以用校园卡拨打设置为亲情号码的我的手机。为了不耽误接听她的电话，在她有可能拨打我手机的时段，我都尽量保证手机通畅，生怕错过她的电话。有时因别的电话打来，造成了她那边打不进，我看到来电通知后，会懊恼许久。

作为一个高三学生的妈妈，此刻，除了接听她的电话，倾听她的倾诉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每次在朋友圈看省文联的贺建军老师晒他的陪读时光——他给他的高三娃做的美食，他在深夜的校园门口等待孩子放学……我都很愧疚。我的孩子读寄宿高中，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，孩子说，她在学校是好学生，在家当不了好孩子，从小到大，是被全家人捧着宠着的爱读书的难缠孩子，在家就没学过习，所以，读高中时，她自己说，住校，在学校学。事实证明，这个选择很不错，她在学校学得也不赖——我觉得。我每周雷打不动地往返于寿县、合肥两地去接送她，陪伴她。虽然没有陪读，但每周相见，一晃间，两年多的时间就过去了。谁知，3月25日，按惯例我该从寿县回合肥的周五，疫情扑了过来，开始是合肥市经开区某酒店发现一例外来人员核酸检测阳性，我家距那酒店不足3000米。孩子留校，我未返。26日至今，我和单位所有同事及县里大多数干部职工一样，一直在工作状态中。

孩子是上周末考的二模。今天分数公布后，她打电话给我，沮丧得很。我挂了电话后，非常难过，感觉自己无能为力。作为妈妈，我竟然在孩子高考的紧要关头，连陪伴都无法做到。听她说，好想妈妈呀。我什么也说不出了，嗓子眼里被堵得满满的，一张口就会喷涌出泣音。我不敢说话。闭着嘴憋着说：“嗯嗯嗯……”

孩子的电话每次仅有三分种的权限。她连续打了九次，而我，连宽慰的话都没能说出几句。最后一个电话断了后，我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等待了许久，终于确定，已经到了七点钟，她得上自习，这会儿是不会再来电话的。我这才松懈下来。我面前，电脑桌上的表格纸上，噙里啪啦地响了起来，顷刻，每一栏都填满了泪痕。泪淌了出来，心也好受了些。但我立马又揪心地想，没有妈妈在身边的孩子，她的泪又能往哪里淌？她的压力又如何释放？这么想着，我的内心又掀起了狂澜。

慢慢的生活

吴新生

表弟从海外回国后，在深圳，一心忙着赚钱，每天在一种快速而潦草的节奏中奔波，直到生了一场大病，从医院出来，才意识到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“回头找一份工作，就在小城里呆着，陪陪家人，闲点慢点，也挺好的。”后来，表弟以家为圆心，以两公里为半径，找了一份可以步行上下班的工作，月薪三千，八小时工作制，周末宅在家，买菜做饭，在小城的慢生活中，逐渐恢复了元气。

望着中年早秃的表弟，我似乎感觉到他原本无处安放的心就这样被慢慢被充实着、治愈着，脸上也洋溢着“岁月静好”的幸福。我轻吁一口气，心想，他终于在时代的洪流里转身走向了另一个分岔路，选择去过一种慢生活。

现实生活中，有人三分钟泡面，有人三小时煲汤，有人996职场厮杀，有人只愿在慢时光里闲散。无论是哪一种生存状态，我们都不妨试一下，让快的慢一点，让慢的快一点。哲人说，快就是慢，慢就是快。慢，不是慵懒，停滞不前；慢，是在方向明确的前提下日日精进。它是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之间的平衡，是心

灵与物质之间的取舍，是在时间的点滴里，慢慢丰盈自己。

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该慢的时候，就慢一点，也许，那些在快里被忽略的生活内核，会在慢中一点点浮出。

苏轼当年到密州做官，公事繁多，忙得焦头烂额。转眼春天到了，苏轼从百忙中抽空约三两好友，登城楼泡一壶新茶。那一刻，他才知道自己因为忙碌已不知四季，错过了夏日的蝉鸣和冬日的雪。他写下：“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因为忙碌，错过了春天的茶，秋日的花，错过生活原本的味道。

节假日，我常常慢慢行走在老街旧巷，仿佛一下子坠入故事里，周围也有热闹的喧嚣，人们买菜、种花、养鸟、闲聊，是永恒而琐碎的烟火。大观亭四周的榕树、古老的砖墙，好像都会呼吸，一呼一吸间，释放出某种慢而沉稳的节奏韵律，时间仿佛在这里折叠。而在这里行走的人，和生活一样，都是不紧不慢的，一点都不着急。你可以随时从主路拐进一条小巷子，与一家茶馆，或一间老字号的食品店、一户晒着棉被的人家，或一只慵懒的小猫，来一场不经意的相遇。即使是提着鸟笼的老人与喝着精酿的纹身少年隔街相望，也能感受到两种新老迥异的人文气息。时间仿佛是被放慢的。这种慢，不浮，如同底色。即便有无数个新店铺开张，都丝毫不影响不了它那自在的节奏。

如果说，“太快”是时代的病，那么慢或许就是它的缓解药。慢是一种对生命的修复，能让生活更加充实。

